

# 试论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李军锋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创作该小说集的过程中,除了吸取传统的诗词歌赋、史传文学、文言小说的营养等因素外,借鉴和吸收通俗文学尤其是宋元话本小说的营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论述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此说明蒲松龄是一个兼容并蓄、广收博取的伟大作家。

**【关键词】**宋元话本;聊斋志异;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44-03

在学术界,关于《聊斋志异》继承前代传记文学、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的艺术传统已被很多学者所论。他们往往从“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角度论述《聊斋志异》深受前代文言小说的影响,对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吸取前代话本小说的营养因素却很少有人论及。为了更好地理解蒲松龄兼容并蓄、广收博取的艺术精神,更好地理解《聊斋志异》在文言短篇小说消沉了几百年之后能够异军突起并达到巅峰的原因,本文拟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阐述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近五百篇的《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光彩照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的出现与宋元话本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分不开的。这主要体现在人物身份的平民化和塑造人物的手法两个方面。

首先,在人物身份的平民化方面,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有着深远影响。在宋元话本小说中,人物形象一反过去小说(唐传奇、宋代传奇小说等)所塑造的帝王将相、英雄传奇和才子佳人形象传统,而描绘了众多的下层平民形象,如手工业工人、商人、媒婆等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些从前都是文学作品里没有地位的小人物,现在却成了小说里的主人公。”<sup>[1]346</sup>《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是裱褙匠的女儿,崔宁是郡王府的碾玉匠;《至诚张主管》中的张胜是绒线铺主管,小夫人是铺主;《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的爱爱是酒店主人的女儿;《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则是贩海商人的女儿。很明显话本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一般都具有平民化的身份,他们身上渗透了市民的思想意识,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如《快嘴李翠莲记》

中的李翠莲,《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等。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平民化反映了古代文学艺术从史传作品庙堂之高下移到通俗故事江湖之上的历史轨迹,也正是由于这类人物的出现才使得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更加广阔。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这类平民化人物的出现对清代蒲松龄塑造《聊斋志异》中的人物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近五百篇的《聊斋志异》中,每一个读者都会发现作者塑造了众多的平民化人物形象。如董生、耿生、叶生、贾儿、田七郎、崔猛等,并且所塑造的女性平民形象更为鲜明突出、光彩照人,如辛十四娘、邵九娘、胡四娘、芸娘、婴宁、莲香、连城等,虽然这些形象中有的是女狐演变的,但是她们在小说中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多是性格外向、个性鲜明的,如婴宁和小翠。她们那种大胆泼辣、无拘无束的性格深受宋元话本小说中人物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宋元话本小说中人物身份的平民化与《聊斋志异》中人物平民化的联系。

其次,在塑造人物的手法方面,《聊斋志异》也深受宋元话本小说的影响。宋元话本小说塑造人物有自己显著的特色:“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刻画人物,而是紧紧结合故事情节的发展,在人物行动中描绘人物。人物的性格不是和环境游离的,它是连根带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特别富于生活的真实感。”<sup>[2]108</sup>某些优秀的话本小说,“人物描写已达到生活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刻画紧密结合的程度。而且刻画人物的心理又是把对话、行动和内心活动三者结合起来,听众和读者如临其境,见其人。”<sup>[3]327</sup>《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人物之所以能够写得活龙活现,如在目前,显然吸收了宋元话本小说的这一塑造人物的艺术特点。例如,婴宁的天真单纯,大智若愚,是在她的爱花爱笑中逐步表现出来

的。她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便“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发现王子服注目后,又“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她住的山村在谷底的“丛花乱树中”。第二次出现又“执杏花一朵”,“举头见生”,又“含笑拈花而入。”她的家中是“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居室是“窗外海棠枝条,探入室中”。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她天真烂漫的笑声,前前后后,竟达27次之多。鲜花美人,朗朗笑声,婴宁的个性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特别是王子服向她表白爱情的场面,确乎已把对话、行动、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水乳交融地结合到了一起:

次日,至舍后,果有园半亩,细草铺毡,杨花糝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益?”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思成疾,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中花,唤老奴来,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子痴耶?”“何便是痴?”曰:“非爱花,拈花之人耳。”曰:“葺之情,何待言。”曰:“所谓爱,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挽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

这种描写,如立眼前,有声有色。确乎是“接受了宋元以来的民间说唱文学和‘话本’的影响”。<sup>[2]48</sup>如《连城》、《狐梦》、《小翠》、《王桂庵》等许多作品都具有这一特点,可见其与宋元话本小说的密切关系。

在故事情节方面,《聊斋志异》同样吸取了宋元话本小说的艺术营养。话本小说的“话”字,本身就是“故事”的意思。胡士莹曾经说过:“在话本小说概论的范围内,‘话’字可以有二种涵义:故事;技艺性的故事。”<sup>[3]58</sup>话本小说源于话本,话本源于说话技艺。说话技艺是说给人听的艺术,所以必须有很强的故事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因此,宋元话本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又层次清楚,结构完整。《聊斋志异》中众多篇章情节曲折离奇与宋元话本这一特点是分不开的。固然在以前的文言小说中,这个特点已有所展露,但并不能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如唐代传奇小说情节结构上主要是突出“奇”,突出的是“小情事,凄婉欲绝”;而宋代传奇小说的情节已渐趋

复杂化,但结构上普遍较“平实”。而只有到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许多篇章的情节结构上才显示出“尖新奇巧”的特征。事实上在关德栋辑校的《聊斋志异话本集》所收蒲崖主人的《醒梦骈言》中的话本小说十二篇,就分别记述了《聊斋志异》中的《陈云栖》、《张诚》、《阿宝》、《大男》、《曾友于》、《姊妹易嫁》、《珊瑚》、《仇大娘》、《连城》、《小二》、《庚娘》和《宫梦弼》故事。可见,《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在故事情节方面是符合宋元话本小说的这一特征。

其实,《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作品在情节构思上都借鉴了宋元话本小说的手法,从而使小说在有限的篇幅中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情节的曲折变化,腾挪跌宕,使小说的矛盾冲突始终在一系列波澜层叠,出人意料的情节中充满张力的向前发展。如《王桂庵》写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事情极为平易;但故事情节却是有伸有缩,跌宕起伏,摇曳多姿。它写世家子王桂庵与榜人女芸娘相遇,一见倾心,王吟诗相挑,女“一斜瞬之”此为一伸;王投金示爱,女拾而弃之,这是一缩。王掷金钏,女又归来,女从容掩饰,又是一伸;随即解缆径去,不知所往,是又一缩。后王梦入江村,与女相逢,而其父适归突然惊觉,借梦境又一伸一缩。后重游京口,见到芸娘,两情相依,女让他托媒说亲,好事在望,这是极为一伸;不料女父拒婚,又极力一缩。后经太仆说亲,婚礼始成。故事至此,可以说,经柳暗花明,再难伸缩。谁知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王桂庵一句戏言,平地生波,芸娘投水自尽。王桂庵轻描淡写地说:“实知卿,我家中因有妻在,吴尚书女也。”芸娘不信,王桂庵“故就其词而实之”。作者接着写到:“芸娘色变,默移时,起,奔出;王追之,则已投入江中矣。王大呼,诸船惊闹,夜色昏,惟有满江星点而已。”这一缩出人意料,力量极大,犹如远山迤逦而来,突成绝壁,王桂庵痛悼终夜,寻尸不见,悲剧似乎收结。但一年后,王避雨民家,“忽有丽者自屏后抱儿出,则芸娘也”,误会消除,“始共欢慰”。这实际是一则普通的爱情故事,但《聊斋志异》却写得如此伸缩自如,曲折多变,而又平易近情,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真如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所说“铺排安放,变化不测”,“翻空出奇,刻画尽致”。又如《葛巾》写常大用和葛巾相爱,从花园邂逅到书斋相会,纵横诡变,反复离奇,中间亦经过许多曲折。再如《促织》紧紧围绕蟋蟀的得失来安排故事,写主人公成名由悲而喜,喜极生悲,悲而复喜,故事逶迤推进,读者的心弦也随之忽张忽弛。



还有如《胭脂》写一桩人命案件从酿因到破获的过程,人物不多,也没有神奇色彩,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高潮迭出,冤外有冤,错中有错,戏剧性很强。另外,像《陆判》、《辛十四娘》、《西湖主》、《江城》、《宦娘》、《崔猛》、《黄英》等也都像宋元话本小说一样,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很显然,《聊斋志异》在故事情节方面也是吸取了宋元话本小说的营养因子的。

由于宋元话本小说来源于给人听的说话技艺,既要引人入胜,又要能讲述一定的时间长度,所以除了要求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外,还必须描写细腻,长于穿插敷衍。如《错斩崔宁》对刘贵家世、生平、能力、家境、家中人口以及二姐离家之前与刘贵的对话,二人的心理活动的铺叙描写就能说明宋元话本小说的这一特点。《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也显然吸收了宋元话本小说的这一特点。如《王成》对斗鹤鹑的铺叙描写,《罗刹海市》对歌舞的反复描写,《促织》对斗蟋蟀的描写,《鸽异》对养鸽的描写,《宦娘》对弹琴的描写,《金和尚》对葬礼的描写,《晚霞》对龙舟、歌舞的描写等,都具有这一特点。这些铺叙描写虽然对塑造人物没有多大作用,但对于渲染气氛、深化意蕴、增加文化气息却大有作用。文言短篇小说多重点突出,不及其余,这种穿插敷衍、铺叙描写,显然来自宋元话本小说的手法。

在艺术形式方面,《聊斋志异》虽然继承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和传记文学的某些艺术特点,但在一些方面也确实借鉴了宋元话本小说的手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教化结构形式方面。关于宋元话本小说的教化结构形式,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在其《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曾明确指出:“其结构原则基本上是以某个道德观念为基础,故事中叙述者的说教安排出戏剧性的反讽。”也就是说每篇话本小说往往含有某种带有明显的说教倾向的传统道德观念。宋元话本小说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具有这一特点。《聊斋志异》开卷第一篇《考城隍》开篇即以阴卷选拔地方官吏表明了明显的传统道德观念——“仁”、“孝”。并以宋公考卷中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表现其仁爱之心;以“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表现其孝;说教结构十分明显。另外,像卷一的《瞳人语》,颇有才名的长安士方栋只因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遂使睛生翳、螺,

目不能视。后“颇思自忏悔”,且诵光明经一年,竟使双瞳人合力辟左目之翳,得以重见光明。末缀“异史氏”之论,画龙点睛,使说教结构更加明显。通读《聊斋志异》,可见其篇幅较长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大都具有宋元话本小说的教化结构特点。

其次,《聊斋志异》中许多作品在开头打破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和传记文学的常例,借鉴了宋元话本小说“入话”的艺术形式。宋元话本小说的开头都有“入话”,可以说是话本小说导入正话的引子。即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所言:“‘入话’是解释性的,和篇首的诗词有关系,或涉议论,或叙背景以引入正话”。《聊斋志异》中许多作品的开头就正符合这一论述。关于这一点,除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所举的《念秧》、《水莽草》、《五通》、《晚霞》、《织成》、《张氏妇》等六篇外,其他如《青凤》、《造畜》、《公孙九娘》、《促织》、《鸽异》、《青蛙神》等,开头也颇类话本小说的“入话”。这种开头,显然不属于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和传记文学的传统,而是借鉴和吸收了话本小说艺术形式方面的营养。

其三,从语言形式方面讲,宋元话本小说的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通俗,二是生动。通俗即主要运用当时的口语并加以适当的提炼,创造了一种迥异于文言的新的语言形式;生动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聊斋志异》在语言方面虽主要继承了传统诗文的文言传统,但与其他方面一样,也从宋元话本小说中吸收了不少东西,这在人物语言尤其是对话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狐梦》中几个狐女的对话,《蕙芳》中马母与蕙芳的对话,《邵九娘》中贾媪为九娘说媒的对话,《珊瑚》中沈媪与其姊的对话等等,都颇具宋元话本小说的语言风格。特别是《侠女》中顾母与侠女的对话,“母曰:‘唉!安得新妇如儿,而奉老身以死也!’”已具话本小说的语言神髓。这一方面专论颇多,各种文学史、小说史多有涉及,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虽然主要继承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历史散文尤其是传记文学的艺术传统,但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形式等方面也从宋元话本小说中汲取了不少艺术营养。《聊斋志异》在文言短篇小说消沉了几百年以后之所以异军突起并达到巅峰,与蒲松龄这种广收博取的艺术精神显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了解这一点,对于《聊斋志异》乃至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10][英]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前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

[11][美]道格拉斯·布什.简·奥斯丁笔下的英国[A].奥斯丁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68.

## On Women and Marriage in Austin's Works

YANG Xiao-lian<sup>1</sup>, LI Fang<sup>2</sup>

(1.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2.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British woman author Austin's life was short. She had only written six novels, whose themes were all about women's destiny. In terms of four aspects, the essay explains Austin's views on women's marriage: the marriage with a goal of getting married, the marriage with a purpose of getting property, the marriage based on money, idea marriage, etc. Austin's greatness lies in her using small subject about marriage to reflect grand world, because the marriage she depicted not only refracted the money essence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but placed on her thinking of women's unequal position.

**Key words:** Austin; Upper Society; Women Marriage; Property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46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A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s of Song-Yuan Story-Telling Scripts on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LI Jun-fe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epitomizes the literary style of short story in China's ancient times. When creating this collection of tales, Pu Songling absorbed the factors of traditional poems and songs, historical biography literatur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etc. He also utilized patterns of popular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storytelling script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is article, from character image, plot and artistic form,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Song-Yuan Scripts on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and emphasizes that Pu Songling is the celebrated writer with opening and compatible sense.

**Key words:** Song-Yuan Story-Telling Script;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Influ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